

5727/8945

v. 2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6

詩意風流信是真

司空未必因腸斷

閣李多情想斷魂

趙相聞言大笑道

弟吟實出是無心

得罪妹大休見怪

回言誰個怪兄身

蘭侯便把雲箋拂

下筆登時一絕成

即時送過諸君看

位上齊々立起身

吟的吟來念的念

畫噴清新雅切人

好個微羞明燭下

画出丰姿小雅形

態達意濃情致好

若將擲地有金聲

詩曰

雲迴年少最風流

一曲新聲按石州

歌罷徘徊明燭下

桃花扇子掩微羞

看罷諸君皆入座

論到英章執筆吟

三爺笑道莫吟罷

可記蘆花紅蓼情

英章斜視星眸道

慣會花言嚼舌唇

當時便握霜毫寫

一絕題完呈眾人

詩曰

蒸霞作骨水為神

凝睇徘徊意未伸

莫倚西風吹折柳

青衫濕透半緣君

當下眾人多嘖妙

摹寫丰神甚入情

英章便道真見笑

席上三爺又笑云

濕透青衫半緣彼

留將那丰屬何人

眾人聽說皆大笑

想他留屬意中人

效基只笑不開聲

恐人說到自家身

恰好輪來該他咏

花箋輕拂便哦吟

也是七言詩一絕

親自呈來與眾評

詩曰

淺顰低笑挽生效

獨倚朱欄吹玉簫

驀地春衫花底脫

相看何處不魂消

齊道此詩濃艷甚

夢花彩筆付江生

合座金杯重勸酒

趙相當時帶笑云

因甚春衫花底底

其間妹丈定知情

蘭侯大笑回言道

大舅如何說浪人

小弟從來無此事

想兄到是慣家人

英章對席微笑

大舅難推乾淨身

去歲書廳親自說

昔年村廟遇妖神

三宿艷童同榻臥

李下瓜田分不清

蘭侯又是大笑道

妹丈之言謔太深

若說昔年村廟事

同房不下十餘人

不過念他驚魘後

水米無關有甚情

怎如妹丈多佳話

書館風流蓄妓人

陳生含笑微紅面

便取金杯滿一斟

走來親把蘭侯灌

揭人之短罰三樽

蘭侯笑道該自罰

慣會花言屈誣人

大笑一回重飲酒

此番該是二爺吟

如卿便把花箋送

香墨濃磨待主人

附馬微將袍袖展

玉手尖一取管筆

對席三爺含笑道

二哥休把雅兒吟

弟與哥一換題做

各題一絕贈姜卿

二爺笑一言杯好

不消思索早完成

便將付與姜卿手

送呈眾位老爺評

席上諸君幸目看

上邊題目贈姜卿

詩曰

盈之秋水剪双眸

薄之春衫裹看愁

錯把腰肢比楊柳

當年張緒欠風流

看罷香之多噴美

附馬高才壓古今

吾輩從今當擱筆

莫教猷斧弄班門

二爺答道真愧惶

下俚之言何足稱

三爺又是含欢道

此詩文彩果清新

姜知本是二哥愛

摹寫丰姿妙入神

二爺听說微紅面

頻整烏紗不只声

當下紫兒捧筆砚

送上風流率士身

儉臉含欢生韻緻

丰神瀟灑画难成

藍袍微露尖尖手

秀雅翻々俊俏形

提起霜毫濃蘸墨

龍蛇飛舞立成時

便命紫兒呈衆看

當下諸君就朗吟

詩曰

庭前花柳搃芬芳

幽谷爭如蘭自香

欲探紫英裁集佩

春風無力度瀟湘

趙相無言微々笑

二爺頻惱不開声

子由將手低衣整

暗思三弟忒風情

惟有英章最好戲

笑把金杯多落塵

蘭侯笑道何輕薄

此詩奚落太难禁

便命楚兒取紙筆

待吾題絕解他情

波光淺注凝秋水

揮灑之間立刻成

詩曰

風灑故作語清狂

玉樹声々寄斷腸

為振不須嘲楚曉

谷英曾服錦衣香

寫完命送三爺看

含欢笑謝長兄身

解弟裏腸今領教

陳趙双人大笑云

還是大哥心老實

這位三哥趣十分

三爺又是低低笑

只怕還沾附馬馨

子由低語休慙道

莫教惹得二哥嘆

那邊附馬將言問

三弟輕言說甚情

三爺說道設問話

又睨俊眼看姜卿

見他臉暈紅潮起

進退徘徊覷覷形

好個風流三學士

笑把姜家公子稱

是我方纔多得罪

還望卿心莫見嘆

如卿跪下面言道

姜卿安敢怪爺身

三爺笑道卿請起

二爺現見又心疼

如卿叩首抬身起

只見三爺又叫卿

得罪了卿倍你話

取過花箋筆硯臨

愁教如卿真沒法

怕爺作戲又嘲人

只得忙將筆硯送

一揮而就付姜卿

說道此番可好否

這般詩意可歡欣

眾人笑說將來看

多贊新詩做得精

詩曰

瓊枝碧水總聯芳

象裡還諭荀令香

聊發狂吟京座客

莫將清淚洒瀟湘

如卿謝過三爺賞

又來在右送金樽

趙完笑叫姜公子

聞你聰明靈惠人

一定高才精翰墨

欲求見教示狂吟

當下如君說不會

詩賦從來不曉音

藺侯便問附馬道

姜卿可會咏詩文

二爺答道他頗曉

也还将就可稱能

在家常見他吟咏

自到吾家未見吟

說與姜卿休推却

會時吟絕趙爺評

如卿又是來稟道

乞求題韻賜姜卿

趙相歡喜笑說道

可知是個慣家人

便指庭前疎柳道

即此為題韻任卿

如卿應喏稱遵命

下邊棹上去題吟

雲箋妙楷清新句

題就殷勤呈主人

附馬接來含笑看

即教送與趙爺評

趙相藹侯咨噴好

詩中之意可憐人

詩曰

柔情弱態亂如絲

不館相思館別離

寄語行人休再折

陌頭只剩兩三枝

藹侯趙相咨長嘆

甚惜姜卿落寞人

附馬心中無限惜

三爺也喚可憐声

英章多少情憐愛

座中打動子由心

暗想姜卿还弄幸

大哥二弟受如珍

可憐我那含哥弟

一家輕賤受人凌

想我此間歡樂飲

料他忍飢一朝昏

心下想時容不樂

悶執金杯难入唇

藹侯對席將言問

子由因甚悶沉沉

效基答道無他事

偶想家庭諸事情

三爺附馬同相功

二哥靜飲莫煩心

對此花前明月下

休將憂慮上眉痕

子由笑々將杯奉

附馬當時便喚卿

可把方纔吟咏句

翻入宮商歌吹听

姜卿答應稱曉得

花箋並看雅兒身

二人同向雕欄畔

細按宮商平仄聲

雅兒輕拍紅牙板

玉簫忙弄是如娘

一面推敲音律就

清揚歌倚玉筍聲

驪珠一串喉間澆

蕩揚輕悠音韻清

衆人席上停杯听

齊注日看双人

儒雅溫柔容秀美

丰神綽約是姜卿

淺翠羅衫紅襯袂

烏帽鸞篸玉珮橫

下邊微露朱紅履

玉簫素手映檀唇

雅兒淡鵝黃袂

翠絲帶束小腰身

髻畔海棠簪一簇

繡花朱履甚時新

一双玉手紅牙按

俊俏條苗美麗人

並立欄邊明月映

玉人相對粉郎君

趙完暗心中想

何怪三哥要斷魂

可敬二哥同妹丈

真個生成鐵石心

正在花所吹唱處

只見軫兒帶笑臨

走向大爺椅後立

附耳低稟事情

說道軫兒因偶要

迎香太子那邊行

見他身倚花窻立

湍面憂容煩惱形

看見軫兒便問道

花亭吹唱請何人

軫兒說道非外客

姑爺趙相自爺們

附馬邀來飲小酌

晚香亭上賞秋英

他說為何獨撇彼

啼歇竟哭進房門

蘭侯所說微之笑

多大年庚如此形

即時說與諸人曉

席上諸人多笑生

附馬笑言真忘了

為何竟未請他身

便命軫兒和小倩

相請迎香過此亭

去不一回瑞兒報

太子迎香已到臨

三爺付馬離亭去

效基同着小陳明

向前接進花亭內

太子躬身見眾人

拜謁蘭侯和趙相

更兼附馬貴王親

禮揖翰林并李士

子由拜見小番君

二爺重把金杯送

笑語交酬斗觥行

忽地蘭侯又笑道

座中還少一人身

附馬笑道弟猜着

東衙未請玉將軍

回頭說與軫兒道

可对官兒吩咐云

差人傳與將軍曉

說吾相請飲金樽

軫兒答應忙便去

席上金杯交錯傾

早見門官來稟上

將軍所令候候門

蘭侯即命來傳見

夏羸奉命到園林

子由子玉双双接

太子英章齊來迎

將軍來至花亭上

衆見君侯丞相尊

趙相蘭侯皆道免

又拜王親附馬身

二爺牽手含欢色

說請將軍礼少行

夏羸拜罷抬身起

又是殷勤見效臣

三爺答礼称不敢

走過英章礼並行

當下子由來施礼

夏羸回礼不須云

附馬把杯重看席

左右安童送酒樽

歡飲一面多雅興

三令帶笑叫將軍

此處方纔訝吹曲

將軍隔院可曾聞

今早失邀休見怪

莫教悲感損精神

夏羸含笑恭身答

侯門未改未曾听

失侯君侯羸負罪

安敢还生悲怨心

衆人見說皆大笑

迎香帶愧笑盈盈

說道大人休取笑

當待迎香自說明

只為寂寥書館靜

思卿又動別離情

正逢尊紀前來到

提起淒涼故淚傾

侍候本該迎香事

如何反敢怨侯門

言笑一面蘭侯道

方纔歌唱未完成

此際可叫訝完了

席間趙相又言云

便對迎香夏羸道

望請高才見教人

叫取詩箋呈二位

請求題贈雅兒身

太子恭身稱丞相

迎香是個外夷人

漢字尚然不大識

吟詩作賦怎知音

丞相諒情求恕罪

這裡蘭侯微笑云

說道君家何撒謊

常時吾到你書听

見你終朝親筆墨

塗抹東西作甚情

隨便今朝題一絕

決無誰好笑伊身

迎香只得稱遵命

左右文房送上臨

告罪揮毫依玉面

錦箋輕拂費哦吟

咏就五言絕一首

親送君侯趙相評

詩曰

一窩香暖玉

兩頰漸紅紋

應感襄王賦

移來楚岫雲

附馬象人多噴好

詩身中雅韻甚多情

蘭疾甚噴虧他了

乍孝初吟要弄能

談論一面重飲酒

文房送到玉將軍

夏羸含笑躬身稟

念羸是個武夫身

詩中意旨雅頌曉

艷情之体不能吟

伏乞君侯丞相命

改題賜韻始能吟

蘭候說道休推怯

將軍何事不精明

晚菊為題姿字韻

七言一律請吟成

夏羸滿面春風色

立起尊前告罪深

五指如葱擎彩管

星眸秋水剪盈々

袍袖飄々瀟灑態

一律題完呈象人

詩曰

楊柳蕭疎梧葉萎

秋英獨艷試幽姿

枝橫斜月籬陰下

香沁西風簾捲時

瘦影最宜蕉作伴

閑吟誰許蝶追隨

莫嫌晚圃甘岑寂

自有清芬玉露滋

當下諸公齊贊美

清吟壓卷讓將軍

夏羸遜謝稱不敢

唐突尊前負罪深

蘭疾吩咐姜卿道

可將新咏唱來听

如卿即取簫調倚

雅兒按板嚼奴声

歌亮簫和真双絕

悠揚蕩漾醉人心

却好歌完席亦散

迎香悄对雅兒云

听歌未擲纏頭錦

贈伊兩顆夜光珍

解下双珠含笑与

雅兒謝過珮隨身

同着迎香玩月去

眾位亭前散步行

但見月明如白晝

花枝交倚影參橫

點點疎星銀漢淺

碧天幾片淡雲停

金風玉露凉衣袂

良夜秋宵景倍清

象人原上花亭去

俊童左右送香茗

迎香也上亭中生

將軍獨自步花陰

俊童仰看天星現氣象

井星不久難來侵

想他嘗尽人間苦

幾回生死受魔星

况命不談今就絕

難到吾当救彼生

行未生在湖山石

袍袖敢斜倚林桂

素袍玉面清光映

猶如聚雪月中瑩

風吹衣袂飄飄拂

越顯凌雲雅態精

可入佳景難圖画

亭上諸人尽笑云

多言附馬丹青絕

此幅行圖可画成

又是笑談多一回

紅燈相引各抽身

趙相相辞先别去

迎香謝酒也回程

夏羸自轉東衙去

英章也自轉房門

子由留住書房宿

兄弟三人入侯門

也便各歸房內歇

五更待漏起朝君

朝罷香烟揚滿袖

歸來戲彩悅親心

把這子由留住下

少年兄弟甚投情

同着英章共五位

彈棊分韻賞心情

且平家內含哥事

只因去步奪猴情

虧得二哥捨死救

勸轉爹爹認子心

雖然未見生憐愛

不是從前見就嗔

容他喚父呼兄弟

衣食常々照顧身

含哥乖巧心靈惠

百順千依勸父親

又替二哥操家務

老爺漸々愛心生

因為次見大房住

家事含哥執管行

恐他年幼無知曉

親來查賬可清明

來到書房含哥接

便把銀錢賬送呈

老爺一々來查看

行行記得甚分明

又見含哥棹傍立

面色青黃怕冷形

伸手摸他未問道

你的衣衫那裡存

冷熱如何多不曉

這樣深秋衣兩層

含哥便把爺々叫

不問孩兒不敢云

還是初秋七月內

麒麟兄弟到房門

他道賭輸欠人賬

要現衣去典錢銀

不管孩兒肯不肯

竟自開箱盡捲行

身上衣還二哥與

見衣一件也無存

老爺听说長嘆道

魏起何多孽障深

生此下流不肖子

辱沒家聲敗壞名

即便起身內間去

開箱取件小棉衫

將來付與含哥道

此衣那是二哥衫

暫時與汝且避冷

再令成衣做汝襟

含哥謝父將衣着

老爺納悶不堪云

便向次兒床上卧

含哥即往外間行

欲取茶來送父飲

出窻正遇見麒麟

見了含哥便問道

那來這件好衣衫

誰人做你包尸骨

含哥不睬繞廊行

麒麟赶上三四下

罵言打死狗才身

隨伊靠了老驢勢

敢犯吾們兄弟輕

跑過麒麟哥又打罵

小狗睜睛認之清

有朝教你與小二

一齊死我手中存

含哥打倒地上哭

罵道強人忒恁橫

無事無由將人打

你敢將吾打死身

麒麟哥便道何難事

打死伊如蟲蟻輕

今日暫饒你狗命

且剥衣裳換酒吞

走過麒麟哥齊動手

棉袄登時剥下臨

一頓罵着一頓笑

兩個如飛跑出門

含哥地上忙爬起

悲啼拭淚趕双人

老爺床上親听得

急出房門欲問明

只見麒麟已跑去

含哥啼哭正追行

老爺喚轉喚轉問

含哥即告父親聞

纏着棉衣又剥去

平白無端一領身

老爺即命安童等

與吾喚轉畜身們

安童去了回來覆

已經跑上了街心

追去說爺命請轉

亂行打罵小人身

不敢擅同公子拘

只得回來覆主人

老爺氣惱連罵

且由不肖畜生行

入房又是開箱看

取領棉衣切子身

也是含哥時運到

老爺甚是可憐生

又愛次兒心述好

護憐幼弟有親情

一日老爺閒無事

思量欲往大房行

一來去候叔婦好

二者次子子由身

一住那邊半月許

為何不想轉家門

吩咐家人傳打道

即時乘馬到侯門

魏茂連忙通報曉

誠信侯聞便出迎

兄弟相見情歡甚

錦堂同去候尊親

出外便來書室內

大爺領着弟三人

并有英章共五位

並立齊把禮行

老爺含笑說少禮

一同坐下論間文

又有子由何往久

今當同我轉回程

大爺說道何見外

姪兒總住數天晨

怎生便要催歸去

吾侄今休同父行

弟兄作伴親情好

常居此處伴吾身

子由說与伯爺道

大人之命禮當遵

只是久離父膝下

暫歸遲日請安臨

太爺笑对效基道

幾日何云久別親

吩咐童兒排午膳

書廳兩棹飯排成

至親不用推和遜

坐下金羹玉粒呈

一頭飲酒閑談論

欢然樂聚甚投情

正當用飯官兒進

相同一個七房人

忙進窓來魏恩道

老爺聽說狀京慌起

急不知教那個凶惡賊

竟把含哥打死身

老爺聽說京慌起

急教備馬趕回程

子由只叫一聲苦

連椅和人攢倒塵

眾人急起忙救喚

半响方纔哭出聲

即与伯爺兄弟別

出門飛馬趕回程

太爺等輩皆京問

含哥却是個何人

為甚被人竟打死

只有蘭侯冷笑頻

老爺並不回答甚

忙作別便回程

回至家中人稟道

含哥死在空園林

老爺走進園觀看

子由先在那邊存

捶胸頓足喙啣哭

声声叫弟快還魂

只見含哥滿身血

果然死在草中心

老爺便問家人等

可知克手是何人

打死此地誰人見

家人回稟主人听

早上主人出去後

含哥还見在前廳

後為叫他吃午飯

內外書房無處尋

直至魏恩來解手

草中現見喊京人

克手不知是那個

想來平日打他人

提言定要將仇報

老爺點首双垂淚

子由哭得幾回昏

查出其人寸割身

正當鬧處子又到

觸目傷心淚雨傾

哭叫舍哥須靈感

纏住冤家莫放鬆

用手把他遍体摸

摸至心頭大喊聲

說道心頭還跳動

不妨还可救还魂

慌得子由忙來摸

連聲說道果然真

子又今日真出力

抱過舍哥嘴對唇

頰之吐氣将他接

又取姜湯灌入唇

只見喉間微有氣

眼珠略轉又还停

衆人多叫有救了

且將扶抱進書房

抱至子由床上卧

漸之舍哥哭出聲

子由双手将他捧

連呼五弟快还魂

舍哥見了二哥面

淚如泉湧痛傷心

半晌低之強掙道

哥之与弟把仇申

齊問誰人将你打

答道麒麟二賊人

并同那個巫招賊

三個行凶打我身

只因早上爹之去

弟曾送父至前廳

聽得廂房人笑語

便從窓縫看分明

盡是金銀玩器珍

同在房中看宝珍

幾隻箱兒開在地

却是麒麟巫招賊

原來多是爹之物

棹上另有幾般呈

記得他們口內說

酒樓拐騙大房珍

向來存在朋友處

今日終將取轉程

前日先将一件去

典銀五百用完成

又听麒麟來說道

大房富貴動人心

休說上入金銀裏

小使身上值千金

又道虧他會搜者

多偷一隻玉梅簪

盜他這塊寶石珮

有人說道是奇珍

弟恐他們看見了

回身即便下庭行

至賊房中收什罷

哄然笑着出衙門

覩見其哥袖見內

一方宝佩墜換塵

弟就拾來月下看

那知此佩是奇珍

月光映處紅霞現

五色雲霓燦滿天

急轉房中藏玩好

凶賊三人尋轉程

他道所前惟弟在

乱行打罵要还珍

是弟恨他偏不与

奸凶三賊使謀心

他言此珮落他手

定露人知拐盜情

速將打死來滅口

棍人見珮不能明

將吾拖至空園內

毒拳忍打痛難禁

說了一回頓氣喘

半响微々又出声

問道爹々在此否

老爺傍听甚分明

方曉雅兒前失物

二子為非拐騙行

氣得心中如火發

又听含叫哥父親

忙近床前來問道

還有何言可說听

含哥便把爷叫

可教迴避下人們

老爺即命人皆退

單留次子在身跟

又見含悲哥泣道

孩兒深負父兄恩

深恨今生無可報

一言萬喙父留心

麒麟二賊非爹養

乃是巫招奸賊生

只因傷重難禁痛

言到其間暈去身

老爺急得連声喚

我見快醒說分明

子由痛哭悲傷叫

只見含哥漸醒

老爺急問方纔註

到底真情是假情

莫非恨彼將汝打

捏恨懷仇造此情

含哥說道真情事

並非仇恨誣他們

便把去年中秋夜

細述巫招多少云

并言奸孕年月日

又說同心謀產因

孩兒已墜奸人計

惟望爹自愛身

并囑二哥須留意

奸凶第十恨兄身

說完只叫心疼痛

口中連喚二哥身

說道弟今要去

今生不得報兄恩

兩行珠淚腮邊落

秋波一轉已歸陰

子由寸寸肝腸斷

捧定含哥的面門

只叫如何撒我去

幾回哭死又还魂

老爺氣苦填胸臆

深痛含哥慘喪身

自恨糊塗無見識

親兒反看似仇人

十四年來真可嘆

受尽飢寒凌辱輕

反將奸種如珍愛

有何面目見先靈

子文听得房中哭

帶領諸多童僕們

忙向床前來救喚

此番無計救重生

老爺哭命家人等

快掩衣衾棺槨臨

棺木抄枋湏上好

衣衾多要極時新

子由雙額烏靴哭

說道如今總往行

生前不得爹愛

忍饑捱寒十四春

受人譏害遭凌辱

含冤負屈訴無門

活時未享人生樂

死後風光何必行

忙裏時先容易過

西山日落已黃昏

只見門公忙入報

問前到了王將軍

他言要見二公子

子由拭淚出相迎

一番見禮分賓生

茶罷開言問夏羸

不知軒駕臨蓬室

失接輕車負罪深

敢問將軍未做舍

有何見教小生身

夏羸所問微之笑

羸為銜芳靜十分

良宵對景忖云樹

特訪銜魁士叙心

子由問說心思想

將軍從未過吾門

為何可之今宵至

吾有何心與論文

當時泗淚回言道

多感將軍過訪情

本當剪燭聆清教

盤盞樽酒話出陰

不幸家門多變故

日間愛弟慘亡身

此時正欲為殮事

有負將軍辱愛情

今與將軍先請罪

明日專誠再負荆

起身欲與將軍禮

夏羸含笑挽書生

道言既有尊事詳

羸當改日再來門

令弟不知何病故

望求細說與羸聞

子由提起傷心甚

先是歎歎哭不停

含悲細說言哥事

道罷悲哀欲斷魂

夏羸笑把金魁功

請勿悲傷過損神

羸在軍中曾習得

丹方專治打傷人

能教死去還陽世

當救經魁愛弟生

子由大喜忙下拜

若得重生感大恩

夏羸扶起稱不敢

子由相引出書所

魏起出迎相見過

同至床前救再生

但見含哥形甚慘

渾身鮮血染衣襟

額破体傷肌骨折

遍体周身青紫痕

星眸微露猶含淚

銀牙緊咬兩眉顰

夏羸嘆息頻撫摩

道言可以救重生

袖中取出藥在手

笑說如何巧十分

想思今即命有救

此藥無心帶在身

魏起子由齊謝

將軍伸過玉纖臨

親把含哥朱唇啓

藥丸放入口中存

說道靈丹速下去

星官快轉還視

藥丸滾下咽喉內

夏羸即便告辭行

囑道切休京動彼

一時之後定還視

父子三人留不住

只得殷勤送出門

夏羸自轉東街去

老爺父子轉書所

將信將疑來守候

果然等到一時辰

只听含哥一声喚

叫言痛教了吾身

滿房人見齊驚喜

灌湯叫喚鬧成羣

喜得子由忙忙往

如同拾得夜光珍

頻呼五弟愚在此

含哥落淚捧兄身

道言苦壞哥了

不知將甚報兄恩

此時弟竟身無苦

料想今番可得生

老爺看見孩兒活

十分感激玉將軍

又氣香姪潑賤婦

深恨巫招奸惡人

急喚家人并長子

廂房同去起莊臨

三賊為將人打死

也有些兒害怕心

是晚不回家內住

青樓嫖妓樂心情

老爺來至房首門

吩咐家人動手行

盡取箱兒打開看

箱內多注滿金銀

并及家中細軟物

古玩奇珍錦綺新

果然十隻箱兒內

幾般珍玩內中盛

心知就是凡家物

十分氣惱恨難禁

盡教搬入書房內

封鎖箱房兩扇門

即欲差人出府去

拿捉巫招三賊人

只見子文來走近

帶笑嘻嘻叫父親

怎知平舅會做賊

竟去將莊起出臨

老爺罵道不肖子

誰是伊家巫舅身

家事全然不知道

逆畜還未問父親

便把舍哥言語述

麒麟兩子是奸生

吾今甚是疑心汝

莫非也不是吾生

子文所說哈哈笑

原來有此許多情

爹自己多不曉

却教孩兒怎曉聞

若道孩兒非爹養

請与爹滴血明

且問爹今意下

將何處治那三人

老爺說道當官去

正刑處死賊三名

并將淫賤香姪斬

把我心頭惡氣伸

子文說道如此辨

驚動人知笑瞎睛

况且經官君王曉

爹：先有罪名深

治家不整湖塗甚

縱妾淫邪亂子孫

只怕官兒不得做

還被人家作笑論

不如依着孩兒話

起他拐了怕爹珍

只說麒麟為不肖

將他驅逐草離門

丞相不許重來府

寫字通知族內人

并把香姬囚禁起

慢：將他逐出門

此行可免人談笑

又保官兒做得成

老爺嘆氣說罷了

只是便宜了四人

即寫華條門上貼

更兼吩咐象家人

不許擅容三賊至

若同來往訪知聞

那時非但輕責罵

定將處死不饒生

合家童僕齊奉命

個：朝天謝佛神

向來受盡四人氣

如今好不喜歡心

一夜無眠天又曉

老爺朝罷轉家門

取出拐來珍玩物

又取花銀一百金

為念雅兒心乖巧

那日筵前不說明

人前我遮羞臉

累他屈受主人刑

并將四匹綾和緞

同銀酬賞与他身

問兒要出紅霞珮

親來侯府說分明

只說麒麟不肖事

草去今非魏姓人

又向長兄來謝罪

送還珍玩与兄身

太爷不曉其中細

還言七弟有為能

留生一回相別去

太爷入内語諸人

大爷但笑亦開口

三爷附馬道該應

二子本來惹厭甚

此番革去快人心

太爷便取紅霞珮

原將付与大兒身

喚進雅兒說与曉

賞与方纔繳与銀

吩咐明朝七房去

好生謝賞請安寧

雅兒答道稱曉得

頻頻偷看太爷身

暗想紅霞宝既轉

大爷因甚不还人

不敢多言只得退

明朝便往七房行

門公接見通名姓

引進中堂見主人

來至中門早聽得

裡邊哭鬧震天盈

雅兒止步軒前立

門公入内看分明

却是香姐行撒潑

堂中哭鬧与爷爭

扭住老爷頭乱撞

口中毒罵甚难听

罵道誰人敢禁我

快把麒麟还我身

爛耳烏龜真喪恥

听信奸言逐自生

雜種舍哥既好認

親養應該逐出門

若还不喚他回轉

我与烏龜把命爭

老爷到把他没法

只是連下罵賤人

却被子文未走过

把這香姐只一掌

喝道誰人敢放肆

教伊認認老文身

若再胡為行潑悍

打伊二個熟桃形

香姐被攙跌倒地

惡言潑罵哭高聲

老爷得脱回身出

走上門公稟事情

說有雅兒謝賞至

老爺吩咐候書廳

自家也就隨後到

雅兒叩謝請安寧

并連主人問候意

老爺答問那邊情

雅兒又請經魁兒

芳兒相引進房門

子由正伴言哥弟

同在床中睡臥身

二見雅兒忙坐起

問道原何到此臨

雅兒即又來叩謝

言談幾句告辭行

不肯甘心將過

說雅兒回府去

且說香姬潑悍人

不肯甘心將過改

反生仇恨老爺身

起下毒心欲謀主

只望巫招商議行

為因沒個人通信

暫時且忍下凶心

未識可能遂奸意

下卷之中再續明

卷二十五